

三國志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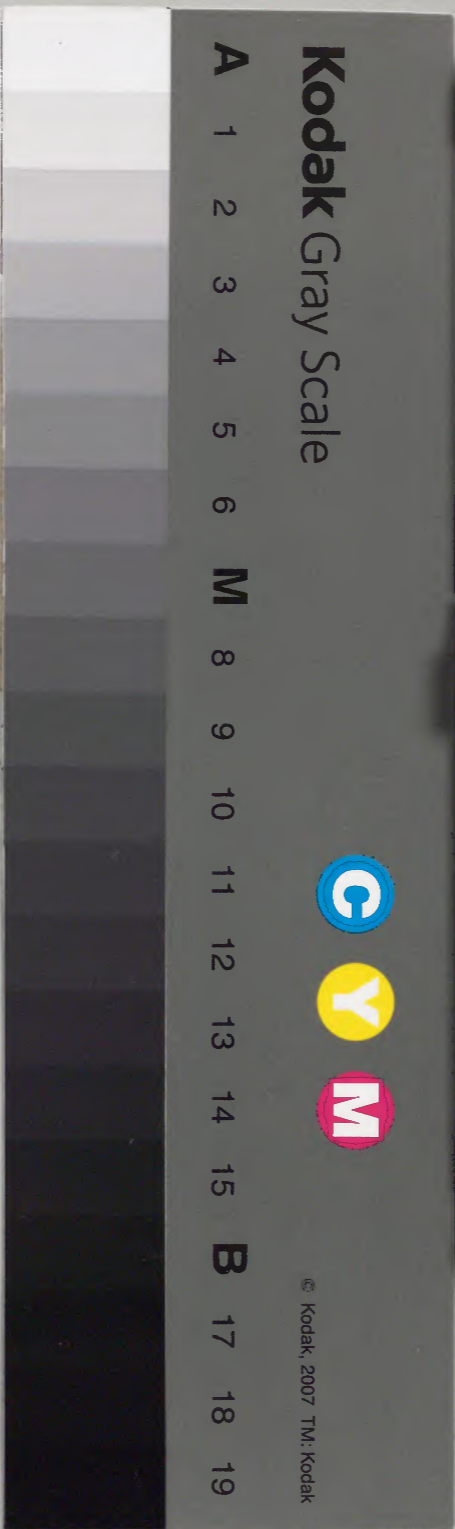
			五〇	漢書門
一	一	四	二	
五	一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	五〇		漢書
函	一	二	
六	五	八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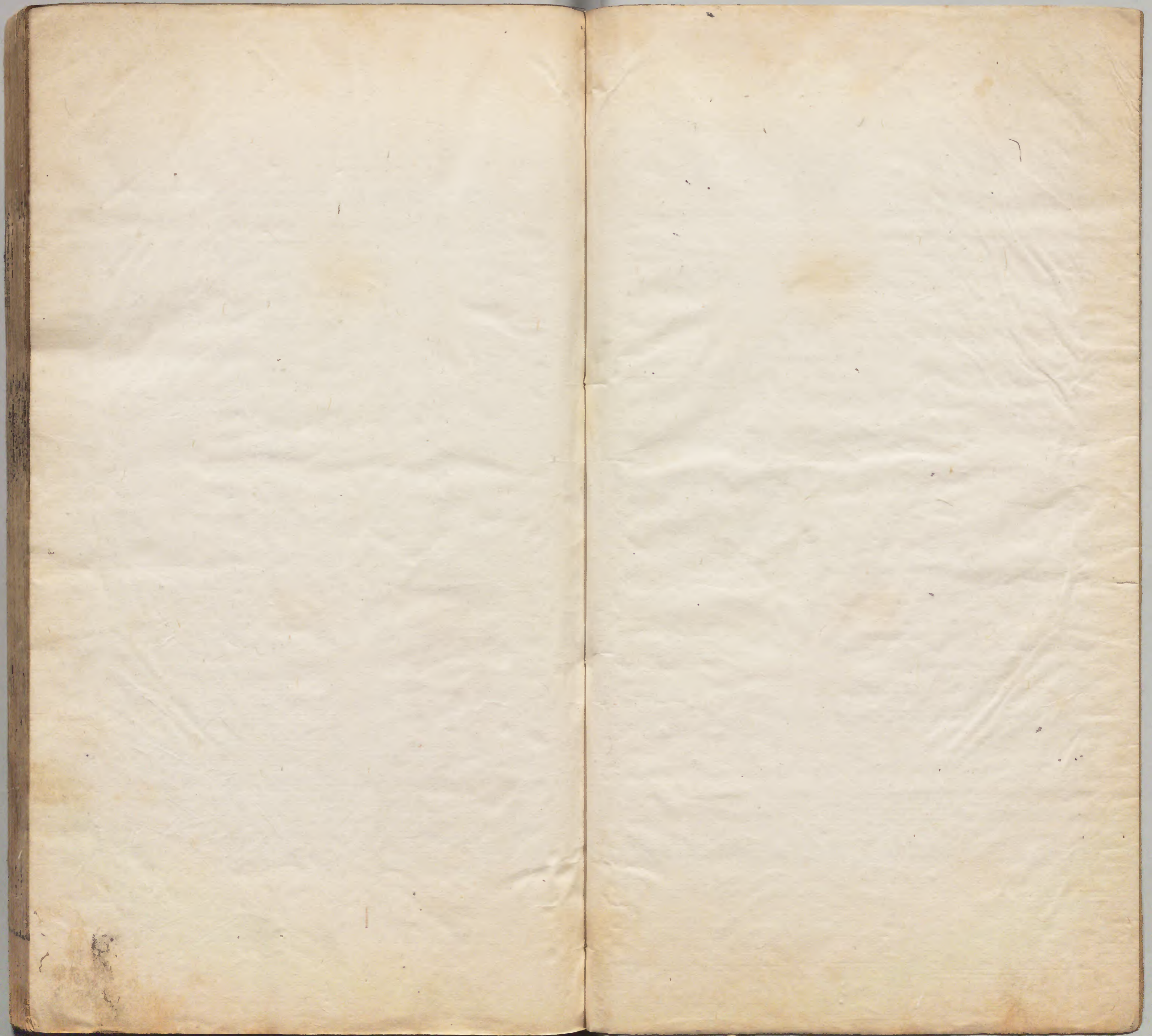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8	
冊數	15(11)		
函號	280	16	

三史百十三号

五〇二八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勸武

董劉馬東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人

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為

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

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慈衣蔬食

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

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

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

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



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
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
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
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
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
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

偉度數有諫止雖恣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

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

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

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疑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揚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翮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

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

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

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相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

之會先主略有三郡也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零

先賢傳云巴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

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

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

言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

更姓為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

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己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

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

也明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人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

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而諸葛孔明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

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

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

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

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

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袍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

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

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

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

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

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

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

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

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可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

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

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維城已

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

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

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三鄭衛

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

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碎良為左將軍祿
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一家幸為良
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豈之動奇人吉
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
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
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
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
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諤字幼常
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

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

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

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

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

非仁者之情且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

上攻城為下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

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

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

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

嘉靖九年補刊

前二九

五

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謾年三十

九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

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

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

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

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

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

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

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

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閻得臣之益已故殺之

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後傑退收

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

授誠而不獲奉承明謾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

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遠明主

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

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

易郡名為沱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

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

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

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

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

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

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

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
即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
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
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并涼冀兗
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遂封城陽亭
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
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為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
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
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
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
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
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
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
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
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國先賢傳曰攸之南獻納之
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臣救之理後
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
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
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
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替王室宜賜爵土
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
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
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
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
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

少官微見允傳出遠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
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丞方展闊積捨此
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縶等罷駕不
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豈信中人也
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
朝無諸葛身必為禍亂矣諸君慎慎視不能即答恢曰
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
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黠韓難御之
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
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
計也權大矣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遂未滿三日
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
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晉氏而不
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
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

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英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姪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發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又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

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闡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翰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授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曰深謂為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巨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瑜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辭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摠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
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
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
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
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
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
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
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
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
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人到官為

之防禁開前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
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
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
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
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
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
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封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

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
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
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
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
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
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
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
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
兵聚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
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

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王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王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貞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王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志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

事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目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目誠自愧也日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遂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年齒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取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日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目尖節百無一還惟日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日之舉日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取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日無怨辭日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龍衣封送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王賢

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
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
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
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
勢利所加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
寇楚建寧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
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
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
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
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

後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
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
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
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
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忌忌江右
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
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
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
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
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恨對曰
宵也恨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
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異俗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
之若果立焉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子大史氏為輔氏
及智氏亡惟
輔果在焉

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
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
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
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
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
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
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
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
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

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

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

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

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

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眾數千宗後與張魯通又
遣使詣曹公曹公知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
未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此故號
如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
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
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
在禮中封既至先王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葛亮
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王因此除之
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卦子林為牙門特威照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與為議督軍是歲徙環扶履

彭兼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宗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

之途恬惓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兼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疑兼為徒隸曾先主入蜀沂流北行兼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兼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兼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鄉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兼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

數令兼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
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為治中從事兼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踴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
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
意以稍踈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兼聞當遠出私情
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
授小郡失人本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揚
方言曰滅鯢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
形也 且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

革革猶兵也兼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
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
然不答兼退具表兼辭於是收兼付有司兼於獄
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
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
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
因法幸直白銜帶南龐統對酌其間遂得誦公於度
朝治堂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
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蒼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慮憂於罪自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

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

分子之厚誰復過此巨擘之以為分子之厚者豈承言劉

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策一朝狂悖自來蒞臨為不忠不義

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劓咽喉

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

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

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俛失老語此

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

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

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

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

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

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

當世伊呂也豈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

察神祇有靈獲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

矣努力自愛自愛羨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

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請葛

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

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龍安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

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藏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分

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美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

人以下識真偽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

闇昧闇茸其事隨大將軍討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西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為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

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於是廢立為

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成

山往詔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

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

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

年蜀嚴為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眾降先主先

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

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鄴音合聚部

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

但率將郡士五千入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

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

往起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

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
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
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
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
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
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恩深責
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固滯
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初亮
曰吾與足下相知又夫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詢以光國戒之
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然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
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計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晉晉坐自
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殊雖十命

可况

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

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
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
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
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
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
辨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
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
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

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思過量不

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辨迷同上論獄棄科導人為委
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對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
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派忠勸諫乃止今纂
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苟舍以危大業
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琦使持節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表
繇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
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緞軍
將軍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楊武將軍費禕行前護軍偏將
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
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偏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
典軍討虜將軍臣關晏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
參軍建義將軍臣關晏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
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樊岐寺議解平任免官
盛勅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寺議解平任免官
孫臏傳印綬符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子豐教曰吾與
策削其爵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子豐教曰吾與
君父子戮力以濟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也表都護
典漢中委君於東閣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始可保

何圖中垂乎昔楚鄉屢絀亦乃克後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動追前關今鮮任形業失故如婢賓容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政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遂可復還也謹思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異

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撈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涕怨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

秦漢以來未之有也黜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

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生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

嘉靖十年補刊
蜀志下
十一
黃瑒刊

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
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
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
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
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縛面而後棄
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
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
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
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
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
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
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
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
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
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
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
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

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性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畧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夏侯楙少主婿也性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與關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知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

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遂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

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選解楊長史長史文史
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
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禕等隊使欲案亮成規
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縲儀未發率所領徑先
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
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
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
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
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
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

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
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
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
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
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
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
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今延攝行已事密持
喪去延遂匿之行至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
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
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
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揚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傳羣
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

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
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
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
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
叅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
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
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
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
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

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巫之卦得家人默然
不悅而亮平生宓指以儀性狃狹意在蔣琬琬遂
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
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
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
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
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
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
當落度如此邪今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

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
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
先賢傳云儀凡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
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揚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
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揚
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
規矩招禍取咎無自已也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
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
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
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
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
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
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
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

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
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王甚悼惜乃詔諸葛亮
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爵遂親率羣僚臨
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于弋字紹先先王
末年為太子舍人後王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
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
為黃門侍郎後王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
騎射出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
之體後為叅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
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

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

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

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

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

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

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

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

和是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

聞人生於三事之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令臣國敗主附

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

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功封

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

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

三能屬文後王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

嘉靖十年補刊

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
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人將軍闕宇都督巴東
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
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
走憲軌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
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
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
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吉誓將士
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
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
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
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
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
疾病太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
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
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
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
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
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躬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

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
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憲
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代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
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凌
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微順陽內史永
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
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
彊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
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
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
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
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

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

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

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梓潼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

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

襄陽記曰朗遠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

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
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
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子條嗣景耀中為御
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

史中丞

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朗兄子寵先

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

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

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

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亮歷

射聲校尉尚書

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

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開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

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培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

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與瑞出成都而歲之

於相國府此始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

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與於是乎微焉孫盛曰昔公

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王之文殆述所任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

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

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

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

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

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

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在農戰

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閩遂趨起不宿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閨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

蜀志十一

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目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唼流速皆此類也松

之以為談唼貴於機捷書疏可容回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唼之速非其理也少與捷為楊恭

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喬迎留與分屋而居事

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

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

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翬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翬

也思貌歷三郡守監軍翬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

主守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

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部從

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

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

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

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

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

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

遷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

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

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

其親兵使將軍陳留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
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
他恩信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
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留綽但於南安
峽口遮即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
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
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
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
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
如留向朗朗情偽老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

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
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
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
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
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
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
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
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

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

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朝祗曰君馬何賦祗曰故吏焉不敢駛但明府未著輶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其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其井中生粟以問占夢趙直直曰粟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亦米字四上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以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奮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之詎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開誦答

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海得安轉祗為捷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捷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蜀書卷之十一

七

費詩字公舉捷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

主政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

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太守還為州前部

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

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

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
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二命後至論其班列
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
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
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
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
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
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
父子偏主冀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
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沈
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
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丞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
君須大定而後
正已纂統之主俟速達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厲而子圍夕
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于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疆禍八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
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也人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
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行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
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上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
也宜哉臣松之以為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
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
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

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
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
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
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一事振威不忠後又背
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事邪亮默然不答亮欲
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
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
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豈為華離乎嗚呼孟
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
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曷度吾心不受冲說尋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
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
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
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
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
魏以冲為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
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
多是詩
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
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中公費詩率意而言
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

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龔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朕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求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

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慮朝廷主
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
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
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
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
書荅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
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
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夫興勞役以向吳楚
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
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

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負君軍事何為汲汲
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
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
於廣漢揚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
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
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
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
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

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

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

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流于鶴尾荆州分野羣以為

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焉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州中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

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涪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韓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

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

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

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

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諫先主曰

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

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

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

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

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

璋會涿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

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

令稱曰諸毛統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

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

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

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

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
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
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
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
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
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
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
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
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

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
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
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
周因問曰昔周微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
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
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
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熈十
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
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

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
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
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
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
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
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
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
柱曰衆而大期之命日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
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
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
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
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
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
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
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疆識祖宗制度之儀喪
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
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
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

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嚴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擣搃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閭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

郁中常侍孟貴之弟靈帝末為誹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

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

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尤常詭譎謹詭音奴交反謹音休去反咋音

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

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

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天將軍費禕曰

夫赦者備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

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

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老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

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禘但顧
謝蹶踏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
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
嫌太常庶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光祿勳河東裴
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
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果也儁姊夫
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
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後進文士祕書郎
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
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言

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
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
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
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
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
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
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
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
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
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

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

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

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

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

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

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歎曰將軍來敏對上官

資與一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有狂悖生此怨言昔

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

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排

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

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

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

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者宿

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

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

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

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

見昔先帝所陳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卒後還成都

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
 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
 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
 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
 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
 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
 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仲
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於王朗書曰昔
 石厚與州吁游父碯知其與亂韓子昭田蘇穆子知其好仁
 故君子游必有方君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
 識之明老雁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何
 邪得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
 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
 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
 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
 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
 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
 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調故世不能
 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
 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
 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

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
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嶷字榮始治尚
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
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
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
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
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
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
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志曰周初見亮

尚請推笑者亮曰孤直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

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
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
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
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
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
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
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
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

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
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
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
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
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
征隗躡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
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
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

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
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
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喻三年言及隕涕雖曾
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
和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
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
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
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
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

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
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秦脩先帝所施下爲
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
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人陳祇論其利害退
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
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
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
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
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
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

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
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
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
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
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
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
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
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
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
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

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出
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
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
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
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
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
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
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
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

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
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
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
山野不可禁制後王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
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
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
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
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
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

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
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
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
平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
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受之受之後不
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
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
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
欲造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
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
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
此患國之人也今以寇躬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
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
勢衰及時赴追二也一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
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
三也昔王即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
郎欲棄還關中邳以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
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
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
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

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
 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
 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
 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
 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白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
 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若正魏之
 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
 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
 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
 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

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昔
 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
 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嶽端非步卒
 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
 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
 於必亡邪魏師之未褻國大舉欲追則舟楫糜資欲留則師
 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
 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
 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研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
 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
 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烏竄終能建功立事康
 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尚存之計納譙周之言
 何邦基之能構令各之可獲哉禪既闔主周實時晉文王
 驚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
 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
 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

午忽兮月酉没兮與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

費禘命為從事入為尚書即復辟禘大將軍東曹掾稍廷尚

書蜀并子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昔泰始二年拜

濟陰太守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

子孫雖仕郡國或不才同之齊民為劇人諸葛亮蔣琬費

禘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

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近衛尉

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未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在發遣周周遂與疾公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

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

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

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二

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

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

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

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

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

通頌之曰抑抑誰侯好古述儒實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

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與攀諸

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棄鑿茲顯模周三子熙賢同少

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

今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彦晉

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少讓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博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兵墟三方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門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二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命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巨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昭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

難岩深川中鄉人宗族馮依土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去耳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榮雙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鑿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官人

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
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
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
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
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
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
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
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
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
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

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
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
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
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
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
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究古今之真偽
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
慰此素殮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
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

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
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篴舉守厥
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
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
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
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
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
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縱橫雲

起狙詐如星竒邪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
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
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
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
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
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
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
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
終隕幽壑朝令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
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

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
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歡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
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醴醴
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
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絜乎齷齪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
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
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末相靈墜敗英雄雲
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

其習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
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
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幾皇道以輔直雖跣
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
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
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徬徬庶
政舟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尹之事也總羣俊之
上略合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
世援華英而不逞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
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

歎嵩嶽之高時聞仲尼之替商感鄉校之益已彼
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
獻譬適人之有米於市問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聞協明進
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
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
出有而若無若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
涵柳季之卑辱福夷叔之高對合不以得違不以
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
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

殮之血何方之排何直之八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
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豈浮魴臻不為
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商時陽旰請而
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
陽旰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
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
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
帝毀傷民之之命湯於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
福於上帝民乃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
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
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

而投制肆叔肱之優游美踈氏之遐逝收止足以
 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
 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
 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
 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
 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
 馬臣有所與共僭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
 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
 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
 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
 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
 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
 忘其麇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
 所視而曰遺其所不視若被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

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青
 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寶察
 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
 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
 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
 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
 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
 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
 而出銅雨師掃麗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
 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
 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
 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韋巴鼓瑟而鱣魚聽之又曰梁齊隸拊髀以濟文臣
 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齊隸拊髀以濟文臣
 其厄者也凡作鷄鳴必先拊髀以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
 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
 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

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齊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實抱真逢諛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幻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兀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誦說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穀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鉤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

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衛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岑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頹圯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常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常君遂歎欬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存國之人

韓哀乘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也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厥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頤而為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

已乎教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
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為交乎若士者養然而笑曰嘻乎
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
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
乎罔畏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蒙之
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
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
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
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家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
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
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

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
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
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
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

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
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
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
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
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既周
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
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
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

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如其行止君子
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
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
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歎鄙取或發怒妄誅以立一
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
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卻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
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
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
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
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
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
志諫於主之開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卓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

曰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簿少未足及曹公破張魯

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已不振此為

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

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

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

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

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

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

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

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

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

武用虛周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

之室二主得失懸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

劉主之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

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

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

喪漢翻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後得

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

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

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
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
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
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
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
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
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

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
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榮

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
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
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

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
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
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餘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
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
為建伶令有違紀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
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
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
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
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餘竹先
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起遂從

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孫降都督鄧方奉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庠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

住平夷縣

臣松之謂之蜀人云庠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

始中始分為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葭

扈於建寧朱襲反叛於犍牂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乏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犍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犍牂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

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繇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

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

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荅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

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聽睿自天降康

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
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
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
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
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
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
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
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
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闡既發在道而闡已為高
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
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闡高定偏其東北
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
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
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
呂祥後為

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
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邵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
後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
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

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王已還永安見忠
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
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
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特牧太守郡承朱襲反叛亂
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六年召為丞相參軍
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
出祁山忠請亮所經營戎事軍選督將軍張疑等
討汶山郡叛羗十一年南夷蒙即劉胄反擾亂諸
郡徵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
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

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
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
土地忠率將太守張疑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
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
太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
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
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脩弟恢次子義忠為
人寬濟有度量但詠喟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
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

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

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壽者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

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闕字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木養外家何氏後復

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

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

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

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

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住偏也於是平徐徐

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

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

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

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

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

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

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

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

漢中七年春魏太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

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合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

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

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

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

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

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

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

通壯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

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

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伯位二千

石當世有聲名皆與疑方等輩之與五年丞相亮北
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
民疑以都尉將兵討之慕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
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
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
疑宿與竦闊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
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
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
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

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捷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放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而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焉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也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以馬忠為督來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祥柯與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妻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

討高定之後更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陰嶷為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提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施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捍為諸種深所畏憚遺所親二人

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者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殺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作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又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為嶷之到定作定作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

即於矣種類咸而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
遂獲鹽鐵器用周鑿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
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怒遣叔父離將
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
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
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
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
自旄牛絕道已有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疑遣
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
子悉詣疑疑與鹽醬開通舊道千里新青夏古亭

驛奏封路為旄牛叟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
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為大將
軍恣性沉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
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
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脩所
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
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
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
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

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年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王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

皆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未和去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是歲延熙十七

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

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行中由是疑自乞歸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蕃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

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龍之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為

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

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

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奔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

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

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

時也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

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

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

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

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

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

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

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

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
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
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
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歿百姓衆人旣不隱於
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
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
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
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
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扶負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

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君平儉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
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
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
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
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
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
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

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養言是邪則非其
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
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
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

憤憤之狀琬

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
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
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
諸葛亮數關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棄水

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龍表魏興上庸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
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
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巨職是掌自臣奉辭
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
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
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
食先推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
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

入羌郭淮破走笮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
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
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
難古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
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
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
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
所共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
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
隆雅託通涼未推來謂也士考昔遭疾疫亡於涪

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
墓視子猶父頑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
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
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
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
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
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龍襄蜀時議者或謂但
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
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
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

都至魏軍即退敵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鄆音少孤依族父伯仁

伯仁始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

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

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

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

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

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

於文倍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

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

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

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

以初從南歸以禕為照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

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

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

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推

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

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推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

討不庭禁暴亂者也臣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

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
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
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
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
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
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戰國多
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
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
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
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
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如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
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
數禕少所行旬日之中
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
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
所及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
將軍錄尚書事延熙
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

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來共圍基
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
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按其通語曰司
馬懿誅曹爽禕
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
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無其任副
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
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
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備有謀主
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
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
謂乎以此相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
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于魏
之親甥亦與同戮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
為僭濫不當矣

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律別傳曰律推廉素家不積財兒于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

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琬及律雖自身在外

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

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

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律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律歡飲沈醉為循手

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

公主

律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律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

以父固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

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

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

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

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

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

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

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

子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陽

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准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翼縣界年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

嘉靖九年刊

蜀志十四

七

回復信皆賦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興遂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興與中更民見維等大喜便
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興
中人會亮前鋒為張印黃綰等破遂將維等却縮維
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興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
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
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
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
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
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
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

一畝但有遠心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
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
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入
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
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
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
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
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
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
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羗胡以為羽翼

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
裁判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

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
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
希冀微律而决成敗於一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
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

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

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

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

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

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

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

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佳鍾題

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

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

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

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咎求自

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

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

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

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

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往
亡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
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
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
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與勢之役王平捍拒曹
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
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
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
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今游軍並進以伺其
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
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
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
門武城建昌臨遠皆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
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
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
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
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

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
葉寄懼於失言遂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
求沓中種麥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
以遊內逼

規進取耳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
陰平橋頭以防未然昭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
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
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
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
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
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
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
僉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僉
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
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

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乘虛襲
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
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

驅而別翼厥庸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
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
之德懷萬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
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斷斯好維不答書
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懸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
艾則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
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

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

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于寶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

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

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

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特蜀官屬皆會既構

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

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

無遺策晉道克吳言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

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於擾攘

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

死彼宣闇王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于君大功既立大

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力保身登峨嵋之

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

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

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

諸將既死徐歆殺會盡坑魏使社稷危而復安日

曰頭階下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水和初從安西將軍平

而復明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

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搏遂至泯滅蜀人

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

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

不能揔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

順之間希遠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只於

蜀志十五

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欲授維兵五萬

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

誅世語曰維死時邵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

之重處郡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

媵之襲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

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

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

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

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邵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

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

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

一焉實有魏之通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絮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

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邵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

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邵

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

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

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

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為蔣費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于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荅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

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

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人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揆宏張揆音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摘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宏之言多浮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

嘉靖十年補刊

蜀志上五

二

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
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
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
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
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
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喜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
○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歎其子
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當死
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
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
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
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

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

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

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

漢鐔黎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陟
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
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
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
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
侍中社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行天下貪廉
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
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
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
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居阿保不能敷揚
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

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其心好貨
縱恣無狀多樹詭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
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
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棟時翼妹為皇后內寵方盛翼兄
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翼翼深
恨網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翼欲
以法中之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受拜詔當得兵
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門示
以禍福綱對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
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
見綱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
見綱綱延置坐上坐問於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
久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
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怡父以求福天
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
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
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
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

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接兵之日不
免擊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
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綱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
以就豐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綱降網悉釋營明
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
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而縛詣綱綱降網悉釋營
納謂嬰口鄉諸人一旦解散方望益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微名汙明時也綱以其
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寓居宅子第欲為吏者隨才
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商州晏然論功綱
當封為真所過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微欲用之嬰
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
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諡為起冢立
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
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
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亮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

蜀志十五

四

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
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
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
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
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
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
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
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
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
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

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
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
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
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
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
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
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
都為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
忘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豐南陽安眾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

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亮
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
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
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
一家而謂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
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
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其愛待之見敬並
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
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
六十不服戎而卿用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

服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此問預

人所不能載之記芝性驕傲自大將費禕等皆避下

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

而別曰君母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

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

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

周是也苟在詐力雖疆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

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丞相資賴哉晉九國建

合從之計而素人率辭六合難運營輔車之謀而光武

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疆隴漢之大莫能相救空觀屠

覆何者道德之塞不固而疆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

無可無蜀蜀不可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

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
為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
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詔瞻許預曰吾等年踰
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險本名淳襄陽人也
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
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
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
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
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

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書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
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

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
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
今日之事也
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成熙元年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
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
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
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
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
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
南中郎參軍副貳庠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

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指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長兒也有識以此貴

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

康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

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瀟側息日夜不懈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即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兄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上簿武帝立太子徵為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偏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阻夙遭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葦功強近之親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葦功強近之親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
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即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通微郡縣所能上報臣具表
聞辭不就朕詔書切峻責臣通微郡縣所能上報臣具表
州司臨內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伏惟聖朝以孝
私情則告訴不計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伏惟聖朝以孝
治天下在故老猶蒙矜愍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
少仕偽朝歷職即著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磐桓有所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
更相為命是以驅驅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短也鳥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土
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氏天保卒餘年臣生當隨首死
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
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
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
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

縣欲求芻蕘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
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
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薛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
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苟勗張華
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
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
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
臣替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
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
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
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昔文王歌
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
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

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
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
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
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
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
對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
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雋人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
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
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
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
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
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
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
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
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錚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推門上雄壯虎列坐番屏左
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
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墮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
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
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
筭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
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御
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

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歆虛文武當官理任行行辯舉圖殖財
施有美代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郢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瑋瑋又以女妻觀觀遠安十

八年參季嚴軍折先主於縣竹與嚴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

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懷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

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時六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

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
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與文倚其高

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

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術士零陵
顧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
爵關內侯後代顧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
為傳恭子公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
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
左掾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顯亦荆州人也後大
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
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兄重如此襄
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
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
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生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
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
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莊之
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
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
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
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鴻臚明真
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顯死亮垂泣三日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
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
州領牧辭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
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
雙字漢偶眉稽談笑有享于兒
東方朔之風為雙相長早卒
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性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隔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南劉為入蜀
劉璋時為中郎將討逆將軍納
帝諱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
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
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瑛徙亭侯進封高
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
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
五年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

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其家世稱官位
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
騎將軍假節
封綿竹侯

安漢率南高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迂蠻
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慮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
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襁穢遂事成章徧任東
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綸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
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

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求
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
既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

軍封中
鄉侯

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
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

將軍賜爵關內侯卒于武嗣少子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網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乱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

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

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厭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遠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
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維耶今南唐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
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靡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

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

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

永南名邵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

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

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

韉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

振威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

以不助之邈曰匪不助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

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

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

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

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

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

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

臣常危之今亮殞沒益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

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

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

中從事丞相掾迂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

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仲字子

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

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

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令姚掾

未南耽思

議劉璋時

今還為荆

部從事

治中從

璋時為

牛

知其不

宜而

諸葛

將殺之

邈諫以

秦赦

還蜀十

二

未必

偏主

不在邊

臣常危

之今亮

殞沒益

宗族得

全西戎

靜息大

小為慶

後主怒

下獄誅

之盛衡

承伯言

藏言時

盛衡名

勳承伯

名齊皆

時為州

書佐先

主定蜀

辟為左

將軍屬

後轉州

別駕從

事卒齊

為太守

張飛功

曹飛貢

之先主

為尚書

郎建興

中從事

丞相掾

迂廣漢

太守復

為飛參

軍亮卒

為尚書

勳齊皆

以才幹

自顯見

歸信於

州黨不

如姚仲

字子緒

亦閬中

人先主

定益州

後為功

曹書佐

建興元

年為

廣漢太

守丞相

亮北駐

漢中辟

為掾並

進文武

之士亮

稱曰忠

益者莫

大於進

人進人

者各務

其所尚

令姚掾

並存剛

柔以廣

文武之

用可謂

轉雅矣

頭諸掾

各希此

事以屬

其望遷

為參軍

亮卒稍

迂為尚

書僕射

孫德果

時人服

其真誠

篤篤粹

延熙五

年卒在

作贊之

後孫德

果

允孫德

名福梓

潼涪人

也先主

定益州

後為書

佐西充

金國長

成都令

建興元

年徙巴

西太守

為江州

督楊威

將軍入

為尚書

僕射封

平陽亭

侯延熙

初大將

軍蔣琬

出征漢

中福以

前監軍

領司馬

卒益部

考舊雜

記曰

諸葛亮

於武功

篤篤後

主遣福

省侍遂

因諮以

國家大

計福往

具宣聖

旨聽亮

所言至

別去數

日忽馳

思未盡

其意遂

却騎還

見亮亮

語福曰

孤知君

還意近

日言

語雖弥

日有所

不盡更

來亦決

耳君所

問者公

琰其直

嘉靖九

年補刊

嘉靖九

年補刊

嘉靖九

年補刊

嘉靖九

年補刊

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南篤常偉南名朝未商兄部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在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疆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強名士廣漢鄭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迂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捷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

李偉南龔德緒王義疆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省為領軍統諸軍大敗

於獠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

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嘉靖十年補刊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

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羨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

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捷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

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汝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羗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羗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翻為人美厚馬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羗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

官穀當論重罪播誦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之同衆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列舉孝廉除郿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敷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

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
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
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
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
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
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見臨事無家
宗預禦孫權之嚴威有可稱樹
然智度有短始維世難云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鄧芝堅貞簡見臨事無家
宗預禦孫權之嚴威有可稱樹
然智度有短始維世難云

